

知往鉴今

远去的柴火灶

□ 黄平安

柴火灶，又称为土灶，是有了清洁能源的新式灶具后才有的新名词。柴火灶的历史十分悠久，估计人类有了吃熟食的习惯后，便慢慢地发明了柴火灶。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柴火灶几经演变，越来越精美实用。但是，它发展的脚步终究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如今，它渐渐卸掉了“主角”的身份，只有在偏远的乡村才能偶尔看到它的身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柴火灶已经成了记忆，成了乡愁，成了吃一顿柴火灶做的饭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我见过有人在野外作业或春游野炊时临时搭成的柴火灶，或石块砌成，或泥土垒就，侧边留一个小小的灶门，上方架一口锅。烧起柴火来，浓烟滚滚，火星四溅，金黄的火苗跳跃着，不停地舔着锅底，炽热的火焰不断给铁锅加温，这大概就是柴火灶最初的样子。

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柴火灶也在人类前进的脚步声里，不断推陈出新。就拿我家来说，幼年的时候，住房是父亲临时租的。当时条件有限，无法弄来红砖、水泥等搭灶的材料，父亲就在附近村民家借来垒土墙房子的工具，筑了一个长方形的土台，再按锅子的大小，掏出灶膛，挖开灶门，把锅子平放上去，简易的土灶便搭好了。灶火烧起来后，火苗在灶膛里跳跃，烟便从灶门顶上冒出来，在屋子里四处飘散。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垒灶的湿土慢慢变干，灶体四处开裂，烟从裂缝里直往外冒，火力也大不如前。父亲便再找来一些湿土，将缝隙填补起来。这就是柴火灶留给我的最初记忆，如今想起那段岁月，心里满是酸楚。

几年后，我家终于修起了三间大瓦房。父亲对搭灶很重视，他先制了一些土砖，待土砖彻底干透后，才开始建造。父亲凭着一双巧手，在堂屋一侧搭起了一座能同时使用大、中、小三口锅的大灶。灶呈弧型，四周和灶台也抹得十分光滑，比起先前用泥土筑成的土灶好了许多。但当时条件和技术有限，父亲建不出烟囱灶来，只要家里燃起灶火，屋子里仍然浓烟滚滚，熏得人十分难受。十来年时间，

烟尘就把堂屋的墙壁熏得漆黑。

后来，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就新修了两间房子，还硬化了地面，家的面貌焕然一新。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使我有了解灶的计划。当时家乡交通不便，很多物资都需要肩挑背扛或牲口驮运，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备好了青砖、水泥、瓷砖等材料。为了确保质量，我从几十里外请来了一位专业的搭灶师傅，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终于搭好了一座瓷砖贴面的烟囱灶。每当燃起灶火，烟囱便冒出袅袅炊烟，神气十足，如诗如画。新灶虽然烧的还是木柴，但因为有了排烟系统，便少了烟熏火燎之苦，厨房里干净卫生了许多。它是当地少见的烟囱灶，成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几年后，随着工作的变动，我调到了城郊一家单位工作，分到了两间职工宿舍。全新的生活环境已无法再使用柴火灶了，家里便陆续添置了电磁灶、煤气灶等新式厨具。这些灶具体积小，清洁卫生，使用方便。家里用上新灶后，厨房上了一个档次，生活水平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后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家庭条件的改善，我终于在县城中心地段买了一套新房，圆了我的住房梦。不久，县城通了天然气，我家的煤气灶也很快换成了天然气灶。这灶虽小，却是双灶，火力强劲，做起饭来更加方便快捷，清洁卫生。有了这么好的灶具，我这个热爱美食的男人更加热爱厨房了。打开开关，蓝色的火苗亲吻着锅底，锅里的饭菜顿时活色生香，鲜美诱人，家里的烟火气更浓了。

柴火灶虽然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它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一日三餐，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一些农家乐或民宿专门推出了柴火灶系列饭菜，如柴火米饭、柴火鸡等特色饭菜，深受大众欢迎。他们普遍认为，柴火灶做的饭菜比现代灶具做得更香更好吃更有乡愁味。而我个人认为，二者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它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热捧呢？我想，是柴火灶唤醒了人们的味觉密码，能够慰藉人们的乡愁。人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柴火灶，不会忘记柴火灶陪伴我们一起走过的不平凡的岁月。

推出了柴火灶系列饭菜，如柴火米饭、柴火鸡等特色饭菜，深受大众欢迎。他们普遍认为，柴火灶做的饭菜比现代灶具做得更香更好吃更有乡愁味。而我个人认为，二者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它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热捧呢？我想，是柴火灶唤醒了人们的味觉密码，能够慰藉人们的乡愁。人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柴火灶，不会忘记柴火灶陪伴我们一起走过的不平凡的岁月。

往事 并不如烟

藏在指甲花里的爱

□ 任雪姣

指甲花，可以染出漂亮的红指甲。”

外公问道：“哪里摘来的？”我说：“周爷爷家的。”外公又笑着问：“是周爷爷送给你的吗？”我心虚地摇了摇头，说：“是我自己摘的。”

外公的笑容收敛下来，严肃地对我说：“是姥爷不对，没给我孙女准备染指甲的花。以后摘花是需要人家的允许哟！”

我委屈地哭着说：“我没有偷，我只想染漂亮的指甲嘛！”

外公慢慢拉过我来，语重心长地说：“好孩子，记住外公的话，不是自己的东西再好也不拿，明白吗？现在就去周爷爷家说声去。”

于是，外公拉着我的手去周爷爷道了歉，周爷爷并没计较，还把剩余的捣碎的指甲花汁，帮我涂抹上指甲。

小孩子忘性很大，没几天我就忘记了这件事儿，而外公却一直记在心里。为了满足我的小心愿，他就亲手为种了两盆指甲花，浇水、施肥，精心呵护。翌年他又下种，等到花快要开的时候，外公便笑呵呵摸着我的头说：“丫丫别心急，等花开了给你染指甲。”我便天天盼花开，花终于开了，外公摘下花朵，拿出明矾放在一起捣碎，然后缠上布条一个的为我包指甲。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牵着外公的手，在花丛中奔跑，我和外公都被花瓣染成花人，我咯咯咯大笑。醒来了后还咯咯笑个不停，拆掉布条指甲就染好了，红艳艳的真漂亮，我便满院子展示自己的红指甲，骄傲地告诉所有人：“这是外公帮我染的！”引得小伙伴们满眼的羡慕。

此后一天，年华漂亮的红指甲像旌旗般在心头挥之不去。又一天，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周爷爷家，看左右没人便伸手摘下盛开的花朵，然后一口气跑回家，一头撞上刚刚回家的外公，我伸出双手把指甲花捧出来给外公看，“这是

岚河岸边的岚皋县城关镇水田村学河坝，坐落着一家油香四溢的油坊。因油坊主人姓李，当地人便叫这座油坊为李家油坊。又因为这座油坊有上百年的历史，当地又有人称这座油坊为李家百年老油坊。

油坊的创建人名叫李四端，号正溪，国子监监生。清道光十二年（1832）出生于本县明珠垌无瑕河正沟。清光绪四年（1878），因喜爱于宽泛泛金的油菜地，他携带妻子陈氏和七个儿女及全部家当，搬迁来到岚河边学河坝，开始了筑造家园和创建油坊的安家置业大业。这一年，他46岁，正值干事的壮年。他们全家落脚的学河坝，当年人们还唤作旋窝坝。他的这一壮举，镌进了其后民国年间纂修的《李氏宗谱》里。

清乾隆年间移民大迁徙时期，李氏先祖李玉锦由湖北省黄冈府罗田县李家楼乡李家楼村，迁至“兴安岚皋县大道河铺无瑕河大正沟而宅焉”。时岚皋前身设坪坪还未建县，“大道河铺无瑕河大正沟”还仍属安康县辖制。旋窝坝因早年岚河常发洪水在此形成回流沉积泥沙堆积而成，平旷而肥沃，适宜油菜生长。年年春天，坝上的油菜花映照岚河一派金黄。

坝上生着油菜，还生着芝麻。油菜籽油为人们生活必备食用之油，农家多自耕自食。芝麻油炒菜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当地人称其香油。坝后的山上长着漆树、桐籽树，树上的秋后果实是榨油的好材料。桐油是城乡居民夜间照明的主要原料，具有良好的防水功能，是建筑、油漆、船舶、家具等行业不可或缺之材料。李家油坊倚靠这些丰富的榨油原料，在岚河岸边开始了榨油谋生的农家生活。

李四端家耕种着油菜、芝麻，上山收获着漆籽、桐籽，榨油售卖，明码标价，滚雪球式地壮大着家业。

到民国初年，李家油坊由一间工坊扩建为五间，所雇长工由三人达到七人，还养牛一头用于

拉碾碾籽，又购得旋窝坝50亩土地自种油菜。油坊规模逐步扩大，成为上至县城下至佐龙，岚河沿岸上下50里规模最大的油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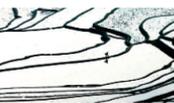
李家油坊笑脸迎客，进门一壶茶，送时一声暖，夏天一把扇，冬天一炕火，赢得了乡里乡亲的好人缘。李家油坊晾晒足，去壳净，碾籽细，无杂质，油清亮，胃口香，赢得了县内外的好名声。好人缘好名声使李家油坊所产菜油、香油、漆油、桐油行销顺畅，通过人挑马驮、山间马帮、岚河船运，远销岚皋县城、岚河口镇、安康老城。李家油坊生意红火，声名鹊起，出门运油，返程油篓子装铜钱，家产逐年富庶。

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运动中，李家油坊及土地没收为公有资产，李道勇因谙熟榨油技艺，仍被安排在油坊为生产大队集体榨油，挣着大队记的工分。1979年，李家油坊退回李家。2012年，随着生产生活机械业的迅猛发展，一批农村小型机器应运而生，李家油坊先后投资7万多元，购置了两台榨油机设备，减小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传统榨油步入机械榨油新阶段，实现了人力的解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用漆油和桐油照明已退出历史，现榨油以油菜籽、芝麻为主，每年榨油3万多斤，年收入近四十万元。油坊复秋季节忙碌时，李德满的儿子李文涛便给父亲做帮手，现在也成了榨油的一名行家里手。

李家在岚河岸边有五亩耕地，年年种着油菜，年年收获着一份金黄的喜悦。这份喜悦濡染着学河坝的乡亲，他们年年耕种着油菜，年年春天把一派炽色的灿烂铺满岚河岸边和岸边的山坡，在山川大地上织起连天接地的锦绣玉帛。

李家油坊从清光绪四年（1878）迁居旋窝坝始祖李四端创办至今，先后经历“四、中、承、道、德、文”六代，历经一百四十多年不衰，镌刻下了一段历史的印迹，传承下了一缕泛香的乡愁。



□ 杜文涛

李家百年老油坊

文史春秋

且以仪式传诗意

□ 陈祖金

平日里读书，涉猎王阳明先生的并不多，觉得圣人嘛，可能总是一副教化众生的模样。直到偶然读到他的一首看似大白话却充满禅意的诗《答人问道》：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倒觉得很是有趣，便关心起这位集心学大成者的生平故事来。

话说王阳明年轻时，曾因直言上书，得罪了大太监刘瑾，被杖责四十，发配贵州龙场。他几经辗转，九死一生，一路颠沛流离到达福建。在一个寺庙中，王阳明遇到了一个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道士。道士为王阳明卜了一卦，得“明夷”卦，明夷卦的卦象是坤上离下，意思是太阳隐没到山下去了，其光明难以显现，智慧将被埋没。但是道士告诉王阳明：君子利艰贞，晦可明。意思是，君子只要坚守自己的德行和对远大志向的追求，就能度过黑暗，光明终会到来。心理学中有一种锚定效应，当因事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恐惧时，可以通过一段预测、设想的过来降低内心的不安。

生命的过程有时候是艰难的，要在这种艰难中做成一点事情，难上加

难。如果没有一点仪式感，不能路途上坚定自己的目标，并赋予意义，这样的生命过程必然浑浑噩噩。王阳明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终于在龙场悟道，提出心学，成为儒家学说的又一高峰。所以，每个人生命意义是自己赋予的，而仪式感就是赋予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美学家说，神话虽然不存在了，可是仪式的圣洁性还在。可见，各种开幕式和典礼礼不是在通过仪式感来赋予未来的期许，凸显对目标的坚定！再普通的人，再微小的事，带上仪式感，就能获得一份诗意，甚至在平凡的生活之外，体味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就个人而言，仪式感是沟通内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自我暗示，让人更专注认真，更能体味日常生活中的趣味与美好。有仪式感的生活，是诗意的；有仪式感的生命，是伟大的。古人沐浴焚香，抚琴赏菊。无不是营造出一种氛围和意境，这其间既有对音乐的尊重，也能在愉悦轻松的环境里奏出好曲子。这与喝茶有异曲同工之妙，各茶、洗杯、注水、出汤，在安静的细节中有虔诚之心，品出的是茶香，更是一种精神的修炼。

现代人在高效率、快节奏的世界里，很多事情常常显得仓促忙乱。小到一顿饭，网上外卖，草草对付；大到逢年过节，酒店包桌，推杯换盏。即便是阅读，用手机代替书本，获取碎片化信息，在瓦解阅读仪式感的同时，也瓦解了知识的系统性。

所以，仪式感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就是用心庄重的态度去对待生活，把看似无趣的事情，把此时此刻你正在做的事情，看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生活慢一些、庄重一些、色彩丰富一些，让日常生活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仪式感不必华丽，也无须刻意，仪式感不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外在表演，也不是花里胡哨的装饰作秀，而是通过外在形式引导的内心感悟，那些只有仪轨而没有灵魂的仪式感都只是虚无的即兴表演和华丽的骗局。

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常常因为我们走得太急，而忽略了生活中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小确幸。当你有意识地去感受、珍惜生活中的某些特殊时刻和这些小确幸时，仪式感就已经呈现。

李四端家耕种着油菜、芝麻，上山收获着漆籽、桐籽，榨油售卖，明码标价，滚雪球式地壮大着家业。

到民国初年，李家油坊由一间工坊扩建为五间，所雇长工由三人达到七人，还养牛一头用于

作家 感悟

素心尽写闺秀风雅

□ 胡忠伟

诗情才气并不一般。陈小翠诗词功底源于家学，其父陈蝶仙为鸳鸯蝴蝶派文人，同时又是商人，以无敌牌擦面粉致富。其兄陈小蝶也是当时的名诗人。她的家常有鸿儒往来。20世纪40年代，陈小翠与沪上冯文凤、吴青霞、谢月眉、顾飞等闺阁名流一道，创办了《上海女子书画会》，她们吟诗作画，谈文论道，雅韵逸兴，堪称一时美谈，为现代美术史留下一页靓丽的篇章。她的画，画风隽雅清丽，蕙心兰质。散文大家董桥撰文说她“工笔堪称一绝，然画作所传甚稀，今可见者，画面点染清纯、精致而不失洒脱。”

或许是应了天妒英才、红颜薄命的老话，陈小翠的婚姻很不幸福。26岁时她嫁与浙江督军冯寿潜之孙冯晋普为妻。婚后不久即因性格不合离婚。后来，她与诗人顾夔影相互倾慕，鱼雁相通，深情款款，但始终未敢男女之大防。顾夔影染病临终前，不愿陈小翠的名声受到伤害，将他们的唱和之诗文付之一炬。“文革”期间，她饱受迫害，两次逃离上海躲避动乱，都被闻将们捉回了。女儿冯翠琴远嫁海外，她的晚年孤单无依。1968年，终因无法忍受屈辱和折磨，孤傲的她自尽了，一代闺秀画家香消玉殒，直令人叹惋命运的无常。1966年她作《避难泸西寄怀雏儿书》，诗云：“痛定心存存悸，书成鬓已

作家 感悟

作家鱼丽长期在出版社工作，整天与书打交道，浸淫书香日久，写起书话文章来，自然是得心应手，自是不俗。她以一颗素心，写尽闺秀风雅，满纸繁华。民国时期，真是星光灿烂的大时代，虽然那时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但正如那句名言“时代不幸诗家幸”一样，在时势的逼迫下，造就了一个个不凡的人物。

《闺秀风雅：书画情缘青衣》为例，鱼丽的笔下，多是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女子书画会的一些闺秀画家，如陈小翠、冯文凤、顾飞、谢月眉、贝聿琇等。她们的故事，她们的人生，跌宕起伏，让人唏嘘，让人叹惋。她们铅华洗尽，返璞归真，阅尽世间奢华仍清澈如水。她们幽婉多情、精致气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鱼丽却怀揣素心，生花妙笔，以独特的审美角度讲述了这些优秀女子的情和往事，解析闺秀背后的风雅，让人感受到浓烈传统文化浸润下的诗书风雅。

她写书画家陈小翠，哀婉动人，给人留下了凄美的记忆。陈小翠，浙江杭县人，十三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后从杨士猷、冯超然学画，擅长工笔仕女和花卉画，风格隽雅清丽，饶具风趣。擅书法，笔致清峭，有峻拔挺秀之姿。她小时候给父亲写信，往往在信末附小诗一首，父亲误以为是其母所写，可见她的

世相 漫笔

打闹成“夫妻”

□ 张朝林

当我把鸽子银翅放在神柜上的时候，它左顾右盼，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一切。正当它打量楼沿上的时候，楼沿上鸽子窝里的白平和它同时睁上了眼，这一对上眼不得了了，但见白平白石块一样掉下来，落在神柜上，围绕“银翅”“咕咕”乱叫，一边叫，一边低头压翅，朝银翅跟前扑。银翅吓得缩成一团。白平上前一步，它后退一步。直到把“银翅”逼到神柜角落，没了退路，“银翅”才卧了下来。白平更是得寸进尺，干脆恶的白平啄落了几根银翅的背毛，啄落几束羽毛，才善罢甘休，飞上鸽子窝顶，偏着头，一边叫着，一边打量哆哆嗦嗦的银翅。

可怜的银翅，一直缩在神柜角里，不敢抬头看白平。

鸽子窝顶的白平，昂首挺胸，咕咕咕，走来走去。白平原谅我的冒昧，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擅自做主给你找个异性朋友，不知你是否喜欢？看你这下嘴凶狠的样子，怕是不喜欢银翅吧？

这一天，白平没有飞上房屋，它只是在自己的窝和神柜上辗转，这是因为银翅还在柜角里卧着。

晚上，我把银翅送上白平的窝里，并红了鸽子窝的门。

不得了，白平大打出手，在它的窝里，不停“咕咕”嚎叫，窝里打得“踢踢通通”。我心疼。我仔细辨听，都是白平在折腾，银翅似乎只有挨打的分。哎！我恨白平，在你孤单时整夜嚎叫，好不容易给你“换”个“媳妇”，我觉得这位“媳妇”，虽然算不上“千金

小姐”，也算“大家闺秀”，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家？我真想起来，分开它们。母亲说，它们打一打、闹一闹过三个夜就安了，归顺了。

第二天天刚亮，银翅受不了白平的“欺凌”不知怎么撞开鸽子窝门，跌落下来，在墙旮旯缩成一团。

银翅的羽毛凌乱。最心疼的是脖子上好大一块羽毛没了，露出红红的肉皮来。最狠的一嘴是啄破了肉皮，血结了痂。白平倒好，立在窝上“优哉游哉”。我气不打一处出，狠狠狼狗了白平几眼，捧起银翅上了神柜，给它捧起一捧玉米以示慰问。饿极的银翅不停地啄玉米。这时，白平看见了，也飞下神柜，和银翅抢吃玉米，我推开白平，让它滚得远远的，算是对它“家暴”的惩罚。鸽鸣又在天空中嘹亮，往常，白平一定会起飞，加入飞翔的鸽群中。今日却不予理睬，只是立在窝顶乱叫。

吃饱喝足的银翅，待在神柜边。白平在自己的窝顶走来走去。

好几次，我赶白平上房顶，出而无赖，它无精打采地飞上房顶，不会又飞回窝顶，偏着头看银翅。时不时还飞下神柜，在银翅身边转悠转悠。

第二天晚上，白平依然啄银翅，只是频率少了许多。

第三天晚上，白平的窝里安静了。

早晨，我发现，白平的头伸出来好几次，就是没有飞出来的意思。噢，它是在陪银翅。我搭上梯子，伸手捉银翅。不料，白平狠狠地啄了我几下。我把银翅捉下来，放在神柜上，给它解开翅膀。这时，白平也飞下神柜，在银翅身边转来转去，试探着靠近银

翅。银翅，一副不可理的样子，立在神柜上梳理自己的羽毛。白平急了，绕着银翅低头“咕咕”乱叫，俨然一副献媚的姿态。

我拿出一捧玉米放在神柜上，银翅开始吃了。白平看着银翅吃，偶尔也啄上几粒后就远远地立在旁边，看银翅吃。这和银翅刚来时抢着吃还啄落银翅几束羽毛“判若两鸽”呵！它们打出了爱情的“火花”。

喝完水的银翅，卧在神柜上。

白平也陪它卧在神柜上，不时地看看银翅。

我试图把银翅拿走，白平也跟着我走。

我把白平赶出神柜，赶上房顶，藏了银翅。它心不在焉，在房顶待上一会儿就飞下来，到处找银翅。

一次，我把白平赶上房，关了堂屋门，把银翅藏在箩筐下。白平急了，飞下来，在堂屋里上乱撞。我心疼白平，怕它撞晕，只好给它网开一面，放它进来。它四处找银翅，先飞上神柜，不见银翅，又飞上它的窝里，转了一圈又飞下来，落到了神柜上，偏起头，用怀疑的眼睛看我。这时墙旮旯里扣在箩筐下的银翅“咕咕”叫了几声，白平一下就飞上了箩筐，隔着箩筐“咕咕”叫。看来，白平真的是爱上银翅了，这种不离不弃、度日如秋的心态，叫我好笑。

银翅飞上神柜。

白平也飞上神柜。

银翅飞进窝里。

白平也跟着飞进窝里。

白平和银翅打出来的爱情开始了，喜结良缘的它们，也许在今夜有美梦飞舞。